

漫画

情歌

马得的贵阳情结

送妹骑马过山坡
莫怪哥哥话语多
只要阿妹情不变
背个名声也值得



【贵阳文化旅游】

贵阳市档案馆／编

图文／马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卷之四

四



贵阳市档案馆／编

图文／马得

送妹骑马过山坡
莫怪哥哥话语多
只要阿妹情不变
背个名声也值得



漫画

情歌

马得的贵阳情结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画情歌: 马得的贵阳情结 / 贵阳市档案馆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21-07216-7

I. 漫... II. 贵... III. ①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情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8.2 ②I276.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293 号

书 名: 漫画情歌——马得的贵阳情结

作 者: 贵阳市档案馆 编 马得 著

选题策划: 李明坤

责任编辑: 李明坤

封面设计: 彭 波

版式设计: 陈红昌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60 千字 95 幅图

印 张: 13.5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221-07216-7/J · 389

定 价: 35.00 元

主 编：余吉华 陈泽渊

副主编：赵 岚 蒋 新

编 辑：陈泽渊 赵 岚

蒋 新 詹 斌



马得先生近影



编者的话

2004年，我们在发掘馆藏编辑《贵阳旧事：1912-1949》一书时，拜读了马得先生的两篇名为《老画重题》《我和贵阳》的文章。文章很短，但对贵阳的感情却很真切。写的是抗战期间，作者在贵阳生活七年，对贵阳少数民族所唱情歌的强烈印象。1947年回到南京，便画成了漫画，在《新民报》副刊连载，重庆、成都的《新民报》，香港《华商报》也转载利用。由于喜欢的人多，画由一栏宽放大到三栏宽，连载了一年多，并在《新民报》‘每周艺丛’开展笔论，可谓热闹一时。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又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贵阳写生创作，并对贵阳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对这些描绘贵阳20世纪40年代原生态民族风情的漫画，我们觉得有责任将它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出版，于是就千方百计到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查找当时出版的《新民报》，可惜时过50余载，各馆收藏均不全，未能见到马得先生描绘贵阳风情的漫画。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先生的工作单位——江苏省国画院，并非常顺利地联系到了年近九旬的马得先生及其夫人陈汝勤女士。马得先生已是全国闻名、德高望重、自成一家的艺术家。当我们说明贵阳市档案馆和贵州人民出版社想整理出版他描绘贵阳风情的少数民族情歌漫画时，先生告知江苏美术出版社已将稿件拿走，准备出单行本。好事多磨，在贵阳生活了七年，对贵阳充满深厚感情的马得先生及其夫人，觉得该稿交由贵阳出版意义更大，遂要回了稿件，成就我们为其整理编辑出版本书的幸事，同时也让贵阳市民、贵州人民能够见到50多年前就倍受欢迎的佳作。

马得先生及其漫画，漫画家叶冈先生介绍得恰如其分：“马得姓高，高个儿，像个关



东汉子，他的画却天真存趣。”

关于马得先生的情歌漫画作品，2000年7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登载的王鲁湘评论就很贴切：“很早就看过马得的水墨戏曲人物，为其稚拙却洗练、夸张而传神的艺术语言所折服。实在没有想到马得为贵阳少数民族情歌画的插图这么精彩——恕我直言，精彩过他的戏曲人物多多！这样原始又这样现代的漫画语言实在罕见。这样稚拙又这样诗意的漫画境界过去没有，现在更没有。奇怪的是，在商业文明和市井环境中的情歌总是赤裸裸地指向性，而偏僻山野中的贵阳少数民族情歌却总在热辣辣地讴歌爱情，纯真、热烈、爽快、执著、决绝，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爱恨分明。马得用怪诞诡异的笔墨塑造了一个远离市民社会的爱情伊甸园，童话般天真浪漫。”

贵阳因其周边地区，民族风情浓郁，汉、苗、布依、侗、彝、水等各民族在这里世代居住。各民族村寨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因此本书出版时，定名《漫画情歌》。收在本集中的作品除了部分作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以外，绝大部分均创作于40年代。原稿早已丢失，现有的画稿是马得家人从各方收集的复印件，因此在制作出版上有一定难度，或许不能真实再现马得先生“划线如刀割”“童趣天真”的风格，但他却较为完整地纪录了上世纪40年代的贵阳少数民族风情。我们编辑出版本书，目的有三：一是传承地方文化，在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方面，特别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积累方面，做出档案工作者应有的贡献；二是实现地方文化资源的共享，推动贵州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高城市文化品味。

编 者

2005年10月



我和贵阳

马 得

我原学水产，学没上完，得了慢性病，又赶上抗日战争，便从北方跑到贵阳来。这是4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才20岁。

我喜欢美术，抗日么，便画漫画，一到贵阳，便参加抗日漫画展。后来，我与人合伙办了宣传抗日的通俗画报，自编自画，逼着我读书画画，现学现卖。

贵州成立了艺术馆，我在展览部当了一名干事，画报还是照编。艺术馆是按美术陈列馆设计的，两层丁字形的展览厅，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建筑了。地点在科学路，就是现在的省文联所在地，这一带花木繁盛，是个很美的地方。

我没进过美术学校，这里就是我的大学了。当时从香港、桂林转入内地的文化人，都经过这里，画家徐悲鸿、潘天寿、沈逸千、赵少昂、叶浅予、梁永泰还在这里开过画展。故宫博物院迁重庆，也在这里作了藏画展览。真是轰动全城，要排长队买票，挤得水泄不通。在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前，我有足够的时间来观摩，对有些画的一勾一勒，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艺术馆还要干些布置环境的工作。馆长是书法家陈恒安先生，他给我们找来一本《汉画》，这是很少见的版本，那纯朴夸张的造型，提炼概括的表现手法，对我来说，真是一本绝妙的教科书，我喜爱它远远超过故宫的藏画。比较之下，它更少人工气，生活气息也更浓郁。那时可见的资料不多，我像极干渴的土地，只要有一滴水洒下来，也会吸进去。我庆幸吸到的都是那么美好的甘露，那里介绍西洋美术的画册也还不少，但可望不可及，因为西洋画的



功夫首先便是素描，我在那时哪有这条件？而且，贵阳城还没有地方可以找到石膏像呢。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便用自己的办法为苗族民歌画了几十张插图。在南京《新民报》上连续发表，可以看得出，这些画是土法的用笔，漫画的夸张，又带着汉画的呆气。那时，我对苗族的印象还只是来自街头，铜像台（现在叫喷水池）的会期，花溪的赶场，我一直想再深入些便好了。时隔40年，我终于有机会又来到贵阳，并且在去重安、惠水、镇宁时，重新见到了我笔下的苗族人物。那变化当然是大的，苗族姑娘服装没有变，花绣得还是那样好看，蜡染的图案也还是那副传统的纹样，但衣服料子有的换上了丝绒，脚上穿着尼龙袜，力士鞋，跳芦笙的姑娘也戴上银花帽子，听说有十几年没有拿出来了，其中的原由，是毋须多讲的。今天重见了天日，飘在脑后的银带，又随着芦笙的节奏哗哗地响了起来。

我想起在几十年前画过的一组漫画《战后贵阳》，其中有一幅是“城里有了公共汽车”，我把售票员画成穿着长裙的苗族姑娘，这样却惹恼了一些人，收到不少意见，说把售票员画成苗族是侮辱了贵阳人；这也不奇怪，在旧中国哪有少数民族的地位，连在想象画中，也不让他们出面，今天不同了，陪我们去黄果树穿着汉族服装的女司机，便自我介绍说她是满族。

在贵阳，我特地到南门外，看看南明河、甲秀楼。从前，我常在这一带写生、散步。那清澈见底的河水，给我的印象最深。这次来看，却大失所望，河水污染也可与南京秦淮河媲美了。甲秀楼尚在，搭满了扶手架正在修缮。我去了花溪，花溪的水，还是那么清澈，在归途，路过发电厂，司机告诉我，南明河从这里开始，便成为黑色的了，原来当初建发电厂时，没



有考虑到污染，现在才觉得问题严重，正在设法恢复河水的本来面貌。我望望这蛮气派的发电厂，不觉想起从前贵阳的灯火，那时除机关外，市民很少享有电灯，纵或有，亮度有如烛光，还经常停电。我在贵阳七年，都是用灯草点桐油，那时桐油没法出口，也没有什么工业要用它，价钱反而比食油便宜，虽然冒黑烟，也都乐于点它了。想想这些，再看看今天满城灯火，家家亮堂的电灯，不觉对这污染得黑沉沉的南明河肃然起敬了。

我会再来贵阳的，再来时，贵阳一定会是个清洁美丽的城市，南明河水当会更清澈宜人，甲秀楼将修饰得从来没有过的那样灿烂夺目。

1981年2月20日于南京



老画重提

马 得

我在简历上常写自己是自学，所谓自学，可不是按美术院校的正常方法去自学的，如画素描、学构图、讲透视那样的学；那时是抗战时期，也没有这种条件，但也不是无师自通，我是向民间学习，具体的说是向泥玩具、剪纸、年画、砖雕、木刻去学。

在抗战期间，我流浪到贵阳，一呆就是七年。贵州山区边远地方，多为苗族群众居住，每到社日在贵阳街头，就能见到苗族男女青年来赶集，他们多半是用马驮着木柴、土产什么的进城来出卖；妇女多半是背着竹筐，装些山货沿街叫卖，她们穿着绣花的土兰布衣裙，打着裹腿，光脚穿着草鞋；男青年大多包着白色大头巾，如果遇到他们的节日，男女老少都会盛装打扮，在喷水池边集会，热闹非凡。我常挤在人群里画速写，听他们唱山歌，山歌多是情歌，曲调高亢、醇厚、粗犷，蕴含着率真的强烈激情。歌词中形象的比喻，奇特的想象，通过自然嗓音的表达，生动自然十分感人。我常想如果用朴实的民间剪纸或版画形式来画山歌，一定很协调。那是战争年代，我忙着画漫画，没有这份闲情，但它一直在我心里孕育着。一直到1947年，时局因打内战紧张起来（那时我已复员回到南京），漫画不好画了，我便想起画“贵阳少数民族情歌”。我画得很顺手，没有框框，没有拘束，似乎是即兴地，恣意地流露出来的。叶冈（叶浅予的弟弟，也是漫画家）在《新民报》编副刊，他看到后就把这些画在副刊上用了，连载了差不多两年，用过的锌版纸型又在重庆、成都的《新民报》上再用，香港《华商报》漫画家黄茅编副刊，也剪去转载。由于喜欢的人多，画由一栏宽，放大到三栏宽。法国新闻处的人看到，曾提出要我画成水墨彩色的，介绍到法国去。用黑线条的画，



改成彩色水墨画，这工程很大。接着就忙着迎接南京解放的宣传，解放后，忙革命、忙思想改造更没时间画了。过了若干年，我的绘画技巧提高了，也曾试着用水墨方法来画过，在探索过程中用了几种不同的笔法，由于经过了几十年的变化，很难找到当年的感觉，缺乏那种带有原始意味的纯朴和拙味，所以画了一些也就放在一边了。现把水墨画稿找出来，又补充了几幅加进去，但总感到不理想，究竟如何，我等着大家的评议了。



马得天趣

叶 冈

这是若干年前我写马得的一篇短文题目，因其概括马得艺术的特征，故再用之。该文开头两节文字是：

马得姓高，高个儿，象个关东汉子，他的画却天真存趣。

马得原籍南京，出生于江西，受学于天津，浪迹于西南，最后回到南京定居，说话带一点天津口音。

马得学画是自学成材。他少年时在天津读书，学的是水产专业，与艺术风马牛不相及。但对艺术的兴趣，使他改变了专业。起先他画漫画，后来画儿童画，近年专画水墨戏曲人物，卓有成就。

这里出版的《漫画情歌》，是马得早期的作品。1947年连载于南京《新民报》的新民副刊。那时，我正编辑新民副刊，编者与作者便有缘见面。这套《漫画情歌》，画得粗犷有力，歌词内容有点粗野，却很真挚。人间何处有真情？在民间与乡野，因为那里稍少铜臭的污染，民风比较淳朴。这里且举他1947年所作的两副作品：

一幅是一对苗家青年一身黑，正在山盟海誓，其词曰：“黑天黑地黑溜溜，二人都在黑里头；咬破指头吃血酒，往后不许把我丢。”

一幅是一对热恋中的苗家青年正相拥盟誓，其词曰：“生要缠来死要缠，不怕雷公打眼前，雷公要打一齐打，阳间打死阴间缠。”感情之强烈，令人读之震动。

这些情歌是马得1940年在贵州艺术馆工作时收集的。恰在同时，他偶然得到一批汉瓦



拓片，开始接触汉画。他对这批拓片爱不释手，50 年伴随左右不离身。读者从这本漫画的人物造型，可以感受到汉画的味道，粗犷、明快、划线如刀刻。像前面提到的那幅黑不溜秋的情歌人物造型，就像一幅汉画拓片，古朴而饶有趣味。

马得钟情于汉画，使我对他的艺术有了新的理解。这种影响自然在《漫画情歌》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也时可见及。

马得童心未泯，年逾九旬，犹是一位天真的老汉，不时画出逗人的画来。他画钟馗，身边的小鬼也是调皮捣蛋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把老一辈漫画家，20 世纪 30 年代所出的专集重新影印出版，如今贵州人民出版社又出马得 40 年代所画的《漫画情歌》，这些对保存和发展我国漫画文献，功莫大焉。



童 心

黄苗子

认识马得，至少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在漫画杂志上投稿的。那时我们都天真烂漫，一片童心。

人都老了，我已经成为一个“世故老头”，而马得在艺术上却越来越天真。这种境界不是“做”出来的（做出来的“天真”，多恶心啊！），而是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艺术上有一种意境，如《老子》所说的“无名之璞”，如婴儿梦中的笑，如流云经空，如无风鸣籁。如开落在幽谷里的花，如无人践过的朝露，如没有照过任何影子的小溪。

用司空图（唐）《诗品》的比喻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这是用一种极其简练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的意境。有人说这是半抽象的艺术。我不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我们传统的、以点和线为主要结构的绘画，本来就是半抽象的艺术，从象形文字到长沙帛画、武梁祠画像石，特别是从梁楷、石恪以来到徐青藤、八大山人这个传统的艺术都不是纯具象的，惟其不是纯具象，所以就能用全力捉住事物本质的神韵，就更能给予人们以充分发挥艺术想像的余地，更加具有韵味和风趣。

戏剧是升华了的人世缩影。从几千年的锤炼中，中国舞台戏曲形成了精彩的艺术手段。在这方面我是个门外汉，而马得是一位大行家。马得把舞台艺术嫁接到绘画艺术中，他又成功地给中国画和漫画配种，因而产生他自己的、令人陶醉的艺术风格。

一般地看来，似乎马得是随意涂抹就能成为绝佳作品的。其实不然，多年前，我去南京马得家，看到他作画时态度认真得怕人，一个题材，反复画几遍，换了多次草稿才能一下



子“捕捉”住一幅恹心作品。

真如王安石诗中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啊。

马得生性闲静，杜甫说：“静者心多妙”，他的艺术是他的妙心的表达。艺术需要静，很难想像心急气躁、抗尘走俗的人能做一个艺术家。

马得，我羡慕你的童心，羡慕你的境界和修养。“昔者倘存吾欲杀，是谁曾画武梁祠”（齐白石句）当然，我不能杀你！

（摘自1989年4月4日《广州日报》）